

SEASIDE CITY



世界哲理文 精致小品

筱逸 鄭平 等譯

世界哲理文 精致小品

筱逸 郑平 等译

四川人民出版社
一九九二年·成都

川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：庄学君

封面设计：陈建华

世界哲理文精致小品

筱逸 郑平 等译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 3 号）

成都美术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mm¹/32 印张 3.5 插页 字数 60 千

1992 年 4 月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0 册

ISBN7—220—01665—4/B·76

定价：3.50 元

序

几乎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可以说他终生不读一本书，同样，也几乎没有一个读书人可以说他从未受过某一本书籍的影响。好书的思想光华纵然历经千年也照样熠熠生辉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伴侣与慰藉。

而在文明史的长河中，凝聚着人类对自然、对社会、对人生艰难探索深刻思考的好书又何止万千！随便捧起其中一本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智慧的光芒。恰如古人所言，“索物于夜室者，莫良于火；索道于当世者，莫良于典”。因为读书，我们获得了生命的第二种现实与体验，人生得以扩张与延长，而与高尚思想为伍，我们将永无孤独。

然而，人生毕竟短暂，奄忽有若飚尘，即使是全读好书，也决不可能历尽书海之浩。那么，我们何不可以将好书中那些流溢着美好情感，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篇什汇集拢来，呈献给人们另一部好书呢？

这正是我们译编此书的目的。辑入这本《世界哲理文精致小品》中的 44 篇文章，是我们从 500 多篇世界优秀短文中译选出来的。这些文章的作者，几乎无一不是对人类思想艺术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名家，比如卢梭、雨果、托·德·昆西，他们是英雄时代的英雄；比如雪莱，泰戈尔，培根，他们的华章至今为人们朗朗诵读。无论是论人生、论艺术、论爱情，无论是谈婚姻、谈死亡，谈读书，他们都无不表现出

人云：“人总是把最夸张的奉承留给他自己”——只有对情人的奉承要算例外。因为即使是最傲慢的人，也甘于在情人面前俯首贴耳。“在爱情面前，即使神也难免糊涂”。古人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。情人的这种弱点不仅为外人所明察，即使在被追求者的眼中，也会一目了然——除非她（他）也同时陷入了爱的旋涡。这是一种爱的代价，若不能得到爱的回应，对方心底就会生出难言的轻蔑。这是一条至真的定律。

因此，人们应当对这种感情抱以充分的警惕，因为爱情不但会使人产生迷惘，而且可以让人失去尊严与人格。至于其他方面的代价，古代诗人荷马早就告诉我们，美女海伦的那位追求者，全部放弃了他的财富与智慧。

人最软弱之时是爱情最易入侵之日——即春风得意和孤独窘困之时——人最易于为爱情之火点燃。当然，爱情未必会降临给那些一筹莫展的人。由此可见，“爱情”不过是“愚蠢”之子。但却有一些人，即使心存爱意，也能加以约束，使之不致妨碍更为重大的事业。否则，情绪一受爱情之扰，便会阻滞人向远大目标迈进。

比较而言，许多军人更易堕入爱河。不知何故，或许这些军人们嗜爱饮酒一般，险象环生的生活更需欢乐来填充。

在人的心中，可能普遍存有一种博爱倾向，若不施之于具体某个人，就必然广播于大众，象某些僧侣一般，成为仁爱行善之人。

夫妻之爱，使人类繁衍。朋友之爱，给人以救助。而那种荒淫纵欲之爱，却只会令人堕落毁灭。

（王嵘冬译）

目 录

与书为友	[英]塞缪尔·斯迈尔斯	1
论爱情	[英]培根	3
论婚姻	[英]培根	5
论美	[英]培根	7
论诗	[英]雪莱	9
论罗曼蒂克	[英]罗素	11
论老年	[英]罗素	13
流沙	[英]托·德·昆西	16
自由与克制	[英]罗·斯金	18
论永生	[英]威廉·赫兹里特	20
论生与死	[英]威廉·赫兹里特	23
时间	[英]威廉·赫兹里特	25
想象	[英]莱·亨特	28
论握手	[英]莱·亨特	30
幻想	[英]史蒂文森	33
向完美呼唤	[英]汤姆·琼斯	36
论沉默	[英]卡莱尔	38
艺术家	[法]布德尔	40
艺术与死亡	[法]布德尔	43
艺术与爱情	[法]布德尔	47

我的灵魂	[德]尼采	48
幸福	[法]卢梭	51
天才与对称	[法]雨果	52
关于大学	[英]约翰·亨利	54
真假单纯	[法]弗朗索瓦·费奈隆	56
热爱生命	[法]蒙田	58
生活的写意	[法]蒙田	60
多少回我成非我	[法]蒙田	62
关于爱情	[法]帕斯卡	64
论名声	[德]叔本华	67
论健康	[德]叔本华	70
关于死亡	[奥]弗洛伊德	72
巨人树	[美]斯坦倍克	75
盐	[美]亨利·范·戴克	77
为人类而工作	[美]佛兰西丝·威拉德	79
如何自讨苦吃	[美]弗兰克·苏里文	81
如何生存	[美]房龙	83
不必完美	[美]戴维·波恩斯	86
关于爱	[西班牙]乌纳穆诺	89
书	[苏]邦达列夫	92
选择沉重?	[捷克]昆德拉	95
论沉思	[印度]泰戈尔	97
图书馆	[印度]泰戈尔	100
论妇女世界	[印度]泰戈尔	102

与书为友

〔英〕塞缪尔·斯迈尔斯

塞缪尔·斯迈尔斯（1812—1904）——英国作家。其主要作品有《自助》、《性格》、《责任》等。

欲知其人，常可观其所读之书，恰如观其所交之友。与书为友如同与人为友，都应与其最佳最善者常相伴依。

好书可引为诤友，一如既往，永不改变，耐心相伴，陶陶其乐。当我们身陷困境或处于危难，好书终不会幡然变脸。好书与我们亲善相处，年轻时从中汲取乐趣与教诲，到鬓发染霜，则带给我们以亲抚和安慰。

同好一书之人，往往可以发现彼此间习性也有相近，恰如二人同好一友，彼此间也可引以为友。古时有句名谚：“爱我及犬”，若谓为“爱我及书”，则更不失为一智语。人们交往若以书为纽带，则情谊更为真挚高尚。对同一作家之钟爱，使人们的所思所感，欣赏与同情，都能交相融汇。作家与读者，读者与作家，也能相知相通。

英国文艺评论家赫兹利特说：“书籍深透人心，诗随血液循环。少小所读，至老犹记。书中所言他人之事，却使我们如同身历其境。无论何地，好书无须倾尽其囊，便可得之。而

我们的呼吸也会充满了书香之气。”

一本好书常可视作生命的最佳归宿，一生所思所想之精华尽在其中。对大多数学人而言，他的一生便是思想的一生，因此好书即为金玉良言与思想光华之总成，令人感铭于心，爱不忍释，成为我们相随之伴侣与慰藉。菲力浦·西德尼爵士言：“与高尚思想相伴者永不孤独”。当诱惑袭来，高尚纯美的思想便会象仁慈的天使，翩然降临，一扫杂念，守护心灵。高尚行为的愿望随之产生。良言善语常会激发出畅举嘉行。

书籍具有不朽的本质，在人类所有的奋斗中，唯有书籍最能经受岁月的磨蚀。庙宇与雕像在风雨中颓毁坍塌了，而经典之籍则与世长存。伟大的思想能挣脱时光的束缚，即使是千百年前的真知灼见，时至今日仍新颖如故，熠熠生辉。只要拂动书页，当时所言便历历在目，犹如亲闻。时间的作用淘汰了粗劣制品。就文学而言，只有经典明言方能经久传世。

书籍将我们引入到一个高尚的社会，在那里，历代圣人贤士群聚，仿佛与我们同处一堂，让我们亲聆所言，亲见所行，心心相印，欢悦与共，悲哀同历。我们仿佛也嗅到他们的气息，成为与他们同时登台的演员，在他们描绘的场景中生活、呼吸。

凡真知灼见决不会消逝于当世，书籍记载其精华而远播天下，永成佳音，至今为有识之士倾耳聆听。古时先贤之影响，仍融入我们生活的氛围，我们仍能时时感受到逝去已久的人杰们一如当年，活力永存。

(郑平译)

论 爱 情

〔英〕培根

弗兰西斯·培根（1561—1626）——英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创始人。主要著作有《学术的进展》和《新工具》等。

爱情在舞台上要比在生活中更为美好。在舞台上，爱情只是作为喜剧或悲剧的素材，而在真实的生活中，爱情却常常伴随着不幸。有时候，爱情象是魅力无穷的魔女，有时却又象令人望而生畏的复仇女神。

一切真正的伟人（那些英名长存的古人今人）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没有一个因爱情而发狂犯瘾，伟大的事业抑制住了这种软弱的感情。……

古罗马的埃比克拉斯曾经说过一句不那么明智的话：“人生不过是一座大戏台。”本应全力追求高尚辉煌的人，似乎只能玩偶般地逢场作戏。尽管做爱情的奴隶与只管理头酒肉的禽兽不可同日而语，但毕竟也只是追求眼目感官之乐的奴隶，而上帝赐人以双目本是让人有更崇高的目的。

在爱情上过渡沉湎追求，必然使人的自身价值降低。显而易见的是在爱情的氛围中，无休止的充满了浮华逢迎之语。而这些词语用之于任何其他场合，则只能令人耻笑惊异。古

世界哲理文精致小品

睿智的目光和思想的博大沉雄，常常于古雅质朴的语言之间，便将人生的奥秘显露，寥寥数语，即道出人类生存的某种本质。其哲理意味，足以让人们久久思索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正因为这些文章均是出自大家之手，因而其文字大都十分优美流畅，潇洒飘逸，细腻生动，极少晦涩曲隐之作，其中所波动的浪漫、激情、趣意、庄谐，本身就是散文随笔中值得效摹的精品。不过，亦要言明的是，由于译者笔力所限，未必尽然传达出了原文本来的文采风骨。

同时亦要言明的是，本书的 32 位作者所处的时代和其文化历史背景与我们有所距离，其生活方式与我们也大不相同，因而其思想、观念与倾向很难说能全然为我们所认同，况且有些观点本来就是见仁见智，不可能、也没有必要去尽求一统。我们所关注的是，人们是否能从这本书中，咀嚼出在对真理、对美和爱的追求中，所具有的另一种生命体验，从中激发出自身的灵感与遐想，得到一种高尚的享受。

诚如罗曼·罗兰所言：“呼吸到另一种气息”。

筱 逸

1992 年 2 月 19 日 · 灯下

论 婚 姻

〔英〕培根

凡结婚成家者，均可谓向命运之神付出了生命之抵押。盖家室欣立而事业难免有累，无论其事业何谓。

因之，为公众奉献最甚者，当不为家室所贅者。唯有此种人，方能倾其所能于情之所系——公众。而家室昌盛者，唯愿将其所珍所爱，传留其子嗣。

有一类人，虽结婚生子，却仍愿一如既往，只身独处，因其视妻儿为经济累赘。也有殷实富足者，却为无后而自豪，溯其缘由，亦恐其后人尽散其产业财物。

亦有一类人，独身是为维护其自由，以避免受家庭义务与责任羁绊。对他们而言，将腰带与鞋带，也视作可恶的束缚。

独身者或可充任嘉友、善主、良仆，但却难为顺民。盖其随时可卷席而迁；细辨所有流窜罪犯，无不视家室若樊笼者。

唯献身宗教的僧侣最应当奉行独身主义，否则，其慈悲善行必将先施于家人而非尽奉于上帝。法官与律师，是否独身并无大碍，若其身边有恶人充作幕僚，其谗言之烈足以抵

上五个妻子。从军之人，有家室为宜，温馨之情能点燃其沙场搏杀的责任感与豪气。……

对家庭的责任于人类不仅为一种约束，亦为一种训练。独身者用钱施物似很慷慨，而实际则为铁石心肠。因其少有对他人之爱。

良好风俗能教化男子，使其情感坚贞，为人严谨，恰若神话中的尤利西斯，他就因之而抵御了女神的诱惑，维护了对妻子的忠贞。

独身女人常为娇横之人。因其要向社会炫示，她维护贞节乃出于自愿。

若女人自豪于其夫的聪明才智，那便是其忠贞不二的最佳保证。若女人受其夫忌疑目光的盯视，那她定将其视为愚蠢之人。

为人一生，妻子可为青春期的情侣，中年期的良伴，晚年期的看护。生命旅途之中，若逢理想之异性，何时嫁娶，皆有其理。

但亦有一位古时哲人对人在何时结婚有如下论断：“年少不宜，年老不必”。

美满婚姻可遇而不可求。美妻伴陋夫现象时有所见，溯其缘由，莫非此种丈夫因其可赞之处寡见反而倍受珍视？或许与此种男人朝夕相处，女人可考验自己的忍耐与坚韧？若此种婚姻乃为其不顾亲友之劝而一意孤行之自愿，那么，其果实之滋味唯有待她在漫长的生活中自己品尝体验。

(筱逸 译)

论 美

〔英〕培根

美德犹如宝石，为朴素背景所衬托反愈显光彩华丽。同样，人虽衣装简朴，但行止端庄而有美德，仍令人不由得充满敬意。

拥有美貌者并不等于拥有能与其容颜媲美的才干。因为上帝并不过分大度，往往赐此便不再予彼。许多人空有佳容，一无建树，恰因其顾全外在之美而忽略了其内在之美。当然，此话也不尽然，历史与传说中的奥古斯都、菲斯帕斯、腓利普王、爱德华四世、阿尔西巴底斯、伊斯梅尔等，既是美男，亦是俊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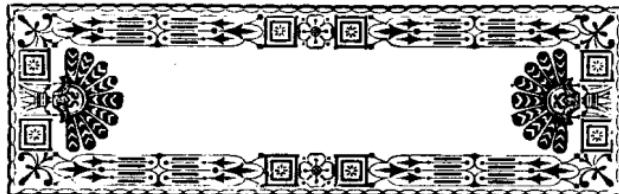
仔细研究一番可以发现，形容之美优于色彩之美，而嘉言雅行之美又胜乎形容之美。画家难于表现至胜之美，因这种美难于尽现直观。此为一种精妙奇异之美。古希腊画家阿波雷斯和德国画家丢勒曾有一滑稽观点，认为可按几何比例或选不同人身上的绝美之处，合绘成一张至美人像。其实，如

此这般画出的美人，恐怕喜好者仅有画家自己。美无规程，常常可遇而不可求，非公式所能创造。就常见的许多脸型而言，它们的某一部分并不美雅，但观其整个面庞，却十分和谐动人。

许多步入晚景的老人因其举止优雅，风度娴美而赢得人们的敬爱，恰如拉丁谚语所说：“晚秋之景为秋色之至美。”而有的人虽年轻美貌，却因缺乏优美的修养而被人不敬。

美貌犹如盛夏之水果，易腐难存。世间曾有过许多娇容美艳者，因其青春放浪，晚景凄凉，而追悔莫及。此种情形无时不提醒我们，美貌须与美德善行完整结合，惟此，美才会华光四射。

(郑平译)



论诗

〔英〕雪莱

雪莱（1792—1822）——英国著名诗人，主要作品有《西风颂》、《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》、《诗辩》，对后世文学有重要影响。

诗是神圣之物；它既是知识的核心又是知识的边缘，它包容一切科学，一切科学都能溯源于诗。它是一切思想体系的根源同时又是它们的花朵；一切都由它而生，受着它的滋润缀饰；如果它遭受到害虫的摧残，它便生长不出花果，结不出种子，荒凉的世界因此而失去美丽，生命之树也不能葱郁长青。诗是上苍赋予完美事物的外表和光泽，就象蔷薇一般，它平淡无奇的枝叶纹理，因为有了鲜艳的色彩和淡淡的幽香而变得分外美丽。但是，假如诗不能高扬于一切飞鸟所不敢翱翔的永恒境界，从那神圣的领域携下光明与火焰，那么它所歌唱的道义、爱情、忠诚、友谊又有什么意义？我们生存繁衍的美丽世界的景色又有何诱惑？我们在人生此岸又能得到什么慰藉？我们对人生彼岸又怎能有所憧憬？

诗记录着最快乐最善良灵魂的最快乐最善良的瞬间。我们常常感到，有些不可捉摸的思想和情感会突然袭来，有时睹物生情，有时见人生思，有时则自生哀乐，这些思绪飘然而来，又飘然而去，给我们留下难以形容的崇高和愉悦；即使这些思绪带给我们的只是忧郁与惆怅，也仍然有一丝快感

相随。每当诗的精灵降临，一道神圣的光亮便耀射于我们的思想深处。有时，诗的步履轻若拂过海面的微风，浪静风止之后，它亦消遁而去，只在满是皱纹的沙滩上留下些许印痕。这种心境，唯有感觉细敏、想象丰富的人才可以领悟，由之产生的思想将摈弃所有卑劣的欲望。

诗能使世间一切都变为美丽。原本美丽的事物会因之锦上添花，丑陋的事物可以为美所点化。它将欣喜与恐惧、快乐与忧伤、永恒与变幻融为一体；它冲破一切誓不两立的对峙，用它轻柔的驾驭，使一切对立结伴而行。世间的一切都因诗的到来而变形，在它的辉耀下，同显一种神奇，成为它灵气的化身。那是一种神奇的炼金术，能够将致生于死的毒液，化作可以畅饮的甘露；它撕毁世界腐朽陈旧的表象，展露出无遮无掩、宁静沉睡的美，而这种美恰是人世间一切事物的内在精神。

……诗在我们的人生中为我们创造着另一种人生。它使我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。与那个世界相较，现实的世界显得混杂纷乱。诗使我们得以重新瞩目我们生息其间的平凡的宇宙，使我们的灵魂之眼穿透弥漫的尘雾，得以窥见人生的神奇美妙。为诗所驱使，我们便能去领悟我们的所见所遇，去思想我们的所感所识。当生命中那些琐碎的印象不断重现，使我们对宇宙的观感变得支离破碎之时，诗便为我们重新创造一个宇宙。

(筱逸 译)